

在路上

一直都清楚地記得那個陽光太過於燦爛的下午，我抱著父親的骨灰一路向北。目的地是島嶼最北端的火化場，母親的故鄉，她在那裏已燃燒成灰燼地等待著父親。以前她說過，我雖然很討厭你爸，他跟你一樣都是來討債的啦，但等我們都死了，你一定要把我們放在一起。當時我不以為意，心想，那還是很久以後的事情，妳跟我說這個幹嘛呢。

然而我並沒有忘記。

挑選了一模一樣的骨灰罈。父親在九二一那年病逝，請師傅來看了一下，他說這個放太久了受潮了，要把骨灰拿出來烘乾，可能要再換一個新的骨灰罈。我說好。企圖跟葬儀社討價還價，對方說，哪裡有人骨灰罈在買一送一的。後來禁不起我百般央求還是讓步的打了折。米白色的玉石看上去十分典雅別緻，請師傅在上面莊重的刻了心經，父母篤信佛教，我想他們會喜歡的。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不知道菩薩在修法時是用什麼樣的心緒端看眾生的難捨難離，因緣業力的幹旋糾纏，要睜睜地看著這一切，應該需要極大的慈悲的能量吧。然而我只是一介凡人，情感上仍然有很多無法割捨之處，我只能反覆的默唸著金色刻痕上的心經而無法直視骨灰罈上父母親年輕時的大頭照，那時候的他們跟我現在的歲數相去無幾，笑的那麼燦爛那麼無憂無慮，不知道這些時刻是多麼難能可貴並且短暫，死亡之於當時的他們，應該還是相當遙遠的一件事情吧。

父親的骨灰跟其他家族裡逝去的長輩們一起放在故鄉的公塔裡，需要我回去一趟辦理遷葬。過去每逢生日忌日，都是母親帶我上山，只有她認得路，那路蜿蜒曲折，一路彷彿不見底的邁向山的最深處，沿途甚至經過一處蝙蝠洞，人煙罕至，連手機都收訊不佳，若非清明時節，幾乎不見人跡。位在北部的葬儀社很貼心的提供了接送服務，熟門熟路的拐過一個又一個的彎把我載上山，車廂內一路上僅有的是沉默。我非常喜歡他們的不多話，畢竟葬儀業跟計程車司機或專辦喜慶婚禮滿月的業者還是有本質上的區別，這世上大多数人做的是活人生意，需要的是無盡的熱鬧歡騰。惟有死亡，需要的是絕對的安靜。此刻我非常需要這種靜謐。

這種安靜把我擲入無法抵禦的記憶的漩渦裡，沿路的風景把我帶向那些關於我一段曾與父親母親一起走過的路的記憶。上小學前的一日下午，在住家附近的公園玩耍畢，母親牽著我的手準備回家時在公園邊上遇見平日不曾見過的鳥販，顏色鮮豔的各種鳥兒齊聚籠裡看得我目不暇給，然而我並不愛那些繽紛花俏的鳥兒，惟獨鍾情一隻有些跛腳而素樸的白文幼鳥。牠孤伶伶的瘦小身形在其他幾個愉快的白文鳥家族中間顯得十分突兀，小販說牠是被遺棄的孤兒有些營養不良，

可能不是太好養，如果我們想要的話可以減價賣出。母親向來嚴厲，從不輕易答應我的任何要求，但那個下午在我殷殷請求下，她反常地同意讓我們買下這隻雛鳥回家飼養。或許某種程度上母親也為之動容了吧。那雛鳥甚有靈性，很快就能聞聲辨人並認得自己的名字，每回喚牠牠便會因應不同的人而做出不同的回應。我負責用餵食器緩慢將摻有小米的糊狀飼料推送入牠嘴裡，日復一日牠遂從最原先的生疏轉向親暱，還不能飛的牠每次只要見我靠近便會興奮的湊過來跟我玩耍。

但牠還來不及長大到足以飛的程度就因至今仍原因不明的病因一夜之間夭折了。我沒有忘記一日早晨醒來當我一如往常的跑向籠子，牠奄奄一息的縮在角落，我喚牠數次皆沒有回應，本以為牠仍在沉睡，打開籠子推推牠，過去微小但卻透著實實在在暖意的身軀已在冬日寒流的低溫裡轉瞬之間冰冷如霜，這股寒意通過指尖一路竄到背脊，我捧著牠小小的身軀跑回臥室裡把父母搖醒，說小鳥死掉了怎麼辦，開始淚如雨下，哭的不能自己。

睡眼惺忪的父母憐惜地摸摸我的頭，說沒有辦法啊，誰都會死掉。小鳥也一樣。我們必須要好好的跟牠說再見，然後永遠記得牠，這樣牠就不會真的死掉，會活在我們的心裡面呀。洗漱完畢父母驅車載著我，手中緊抱著用我折的紙星星圍繞著的雛鳥屍體的紙盒，前往我們家時常造訪的位於山腰的寺廟，準備將牠埋葬在一旁涼亭邊，那是年幼的我所唯一想像的到的莊嚴的埋葬處，我覺得觀音關公都會保佑牠一路好走。甚至還煞有其事的立了墓碑，一直到牠入土為安，我才終於停止了哭泣。那是我第一次認知到死亡即是永遠的告別，然而未知生，焉知死，逝者已逝，其內在意義永遠無活著的人能真正知曉。而活著的人甚至往往連此刻存活的意義都不甚明瞭。

回程路上，我忽然領悟到如果誰都會死，那豈不就是包含父母與我自己在內，人人至終皆會邁向死亡？我問父母：那你們也會跟牠一樣死掉嗎？他們說，當然會呀寶貝，但還不會那麼快，那還是很久以後的事情，接著母親把我擁入懷中，哭了一早上的我旋即沉沉睡去。上山的路上又經過了那間廟宇，從一間小廟因為靈驗而擴建成一間中部地區香火鼎盛的大廟，當年埋葬雛鳥的涼亭旁長出了一棵樹，充滿生命力的鮮綠色幾乎直聳入天，幾乎很難做出與曾經的死亡相關的任何聯想。

經過了數小時的奔波終於抵達父親的故鄉，在區公所辦理遷葬，鄉下的區公所規模不大，裡面有茶桌茶具象棋應有盡有，附近鄰里的老人們已經習慣性的把這裡當成聚會的場所。以前爺爺還在的時候曾經帶我來過這樣的聚會，本來還想會不會遇到認識的長輩可以聊上兩句，轉念一想，爺爺已病逝數年，他的老朋友們大概也一個個先後離開人世了吧。

對方查了一下戶籍，用閩南語問，那你們家這一戶就只剩下你喔？我說對，其他所有人都不在了。不過為了借留學貸款的關係，我很快就要把戶籍遷去台北遠房親戚那裡了，這次先來辦遷葬。報上了父親在公塔裡的位置，將相關手續辦理完畢之後，忽然想起雖然隱約知道整個家族的人都應該是放在同一個公塔，然而我並不知道爺爺奶奶骨灰罈擺放的位置。奶奶逝世時我還太小，爺爺過世時我求學異國趕不回來，便順道報上家族裡一個個逝者的名字，讓區公所的人幫我查詢他們確切的位置。甚至遲疑了一下，有點遺忘冠夫姓的奶奶的本姓，忘了僅有幾面之緣就不久人世的大伯父、二伯父、大姑姑、姨婆等人的名字。

還好整個家族的人都放在同一層樓，依逝世順序先後差了幾列地入塔，並不難找。山路曲折的一路搖晃終於抵達公塔，果然一如預期般的，空無一人。外頭日頭赤焰焰，頭痛欲裂欲嘔，不知道是因為暈車的關係還是因為那尊映入眼簾的巨大的地藏王菩薩，思及這座寂寞的塔事實上是上千人的一生最後的歸宿。以及自己也有可能有一天被放入這座過份靜默寂寥的塔內而無人前來探訪或祭拜。想著想著想起前陣子去爬陽明山，看見一個區域被稱作生命紀念園，被梅花、櫻花、桂花、羅漢松、南洋杉等植物包圍，骨灰與樹根碎石合而為一，真正的塵歸塵土歸土，如有可能，我希望自己化作土壤的養分，等待下一個盛開的花季。一直堅信人死了不是裝在骨灰罈或棺材裡的，靈魂是自由的，如果還有來世，如果還有緣，有一天還是會以某種形式再次相遇的。

左顧右盼無人，駐足一會兒後，彼端才出現一個佝僂的老人緩緩的走向前來，接過我手上的遷葬單，問我是某某某的誰，什麼時候入塔的，鑰匙等下要記得還給我。語畢便自顧自的走掉。簡直像房東一樣。只不過搬家程序更為輕便簡單，少去了日常生活需索的雜物也缺乏任何關於存活的痕跡，無聲無息。我穿梭在一排排的鐵架間尋找父親，上次來已是幾年前，依稀記得是母親選的靠窗邊的位置。可以看見窗外的風景。我敲敲門說，欸爸，我來了，來帶你去跟媽放作伙。最後一次使用那把略略生鏽的鑰匙，把父親的名牌抽起來，打開裡頭還放著當初火化前的往生被跟幾朵紙蓮花，我拭去了沉積其上多年的灰塵，一把抱起父親的骨灰罈，比我想像中的略微沉重與冰冷，向周圍鞠躬，說這些年謝謝你們當我爸的厝邊，我知影他不是好逗陣的人，辛苦你們了。接著走向父親的兄弟姐妹，最後爺爺奶奶，跟他們說，我要帶我爸走了，希望你們不要見怪，我們這輩子緣分不夠深，你們在世時不能有很多時間作伙，如果還有機會，下輩子我很願意繼續當你們的後輩。

長大以後的我從來不哭。我不喜歡把眼淚當成武器或籌碼，更痛恨別人這麼做。這使得悲傷顯得非常廉價。眼淚之於我象徵的不是悲傷，而是懦弱，哭泣通常不太能解決什麼事情，反而往往徒增許多無謂的困擾。在應該哭泣的場合我卻往往哭不出來。包含這一段路，我幾乎可以感覺得到前座沉默的葬儀社人員隱隱

然的預期，我應當痛哭流涕或至少小聲啜泣，然而我沒有，亦不打算回應他最開始無關緊要的話題，就只是兀自沉默著。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因為求學的關係我旅居國外，通常是一個人走路，一個人吃飯，一個人上下學，一個人像自轉的小星球一樣單單面對日常生活的瑣事即已忙的不可開交。我居於河岸之南，每天過橋到位於北岸的學校上課，去圖書館借書還書，跟教授晤談，我向來有自信能夠自理生活，經濟跟心理上徹底獨立，不依賴任何人，過橋像是種儀式性的行為，湍湍的河流彷彿就是這個世界的隱喻，我能不為混亂的世界所惑，我能一個人安好的，在這個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存活下來。然而在接到母親來電說爺爺過世的那一天，我正好在過橋準備去上討論課，太久沒有講中文的我頓時失去語言能力，我只是冷靜的，用一種彷彿莫不關心的語氣說好，我知道了，便掛上電話。心裡覺得彷彿有什麼地方瞬間陷落下去，空蕩蕩的，像橋樑與河面的距離，一顆心懸在其中。多年以後當我又接到急診室打來的電話，說母親已經昏迷，又再度用一種客氣的近乎冷漠的口氣說，我知道了，謝謝。那個瞬間我想起了金剛經裡的，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在想，能不能不要再被任何一種形式的告別傷害。我想起一個眼神，充滿憐憫，但忘了是在哪裡曾經看到過。

抱著父親的骨灰準備離開公塔，我凝視著這個場域，彷彿看著許多個家庭的生離死別，也彷彿看見我自己從小到大每個清明的造訪，一年一年的長大，長成了不動聲色而孤獨的大人了。我想我可能暫時不會再回到這座塔了，最後一眼深深的凝視著那尊入口處的地藏王菩薩像，深深的一鞠躬，是的這就是我曾經在記憶裡百般尋覓的那個眼神，祂的眼裏盡是憐惜一般的慈悲。順行，管理員對我說。